

钓鱼

卢旭

一老一少在公园湖边钓鱼，水面平得如同真空包装的日本豆腐，两人也如水面般安静地坐着，眼睛盯着蛛丝般的钓线和泛着银光的镜面，既像是等待鱼儿上钩，又像是在等待太阳西坠。小刘用眼角瞟了一下准岳父，老吴稳坐钓台，如姜尚、似子陵，清秋闲整钓竿，湾绿荷动水浅。他觉得以静制动、无为无不为方是上策，除了几句简单的客套、闲聊，还是少说少做为妙，毕竟自己的一切早就事无巨细地交待彻底了。

一年前，他就是在这里结识的老吴，一年后，他要与老吴女儿小丽正式宣布他们的结婚决定。今晚他将跟着老吴回去吃饭，在饭桌上画出他们后半辈子生活轨迹的草图。每一次钓鱼都能成为老吴对自己的试炼，越是临近重要时刻，越要谨慎小心，收口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。

他忽然觉得身侧不远处，堤岸上的空气有些慌乱躁动，透着一股由淡渐浓、由远及近的张皇哀痛、凄厉绝望。一个穿着短裙的女人从树丛中踉跄而出，披头散发，面目不辨，但从紧腰细腿来看，应是年轻女孩。她那歪歪斜斜的高跟鞋将树丛中的黑色泥土拖散到步道石砖上，一片狼藉凌乱，她大概感觉到了脚底的变化，稍一停足，便发现已至湖边。但她并未犹豫，反而正合己意般地连跨了两个大步，扑入水中。高跟鞋一只留在岸上，一只滚落湖里，瞬间水旱相隔，无法执手相看，只剩无语凝噎。

小刘觉得她像技术拙劣的高跷演员，失去平衡而从空中跌落下来，手忙脚乱，姿势毫无美感可言，而且似乎看到了她那遭水面挤压瞬间变形的侧脸，仿佛一块被大力揉捏摔打的面团。

他张大嘴，回头看了眼老吴，见老吴也正收回眼神，吃惊地望着他：

“看我干啥？”老吴问。

“有人跳水了。”小刘答。

“我看到了。”

“觉着有点眼熟。”

“眼生眼熟妨碍救人吗？”

“得救啊。”小刘如梦方醒般站起身来，甩掉鞋子，冲下水去。

好在及时，小刘在游泳姿势尚未达到最标准、最舒展的程度之前，便抵达了目的地。他想用一只胳膊卡住女孩的脖子，用另一只胳膊划水，可这完全是一厢情愿，如同物理中的理想气体状态一样只存在于书本、动画和大脑中。女孩湿漉漉的头发成绺挂在脸上，像是顶了一条半死不活的章鱼，盘曲着的章鱼腿下，是女孩散乱而疯狂的眼神。她张开嘴发出不成音节的叫喊，一股浓重的酒气伴着水腥味喷薄而出，小刘的鼻子仿佛被闷了一记钢棍，估摸她刚才喝的酒足以让湖面升高半米。好在她又沉了下去，灌下几口水，再把她拽上来时，酒味淡多了。

女孩头出水的一瞬间，小刘看清了她的脸，眼睛一下瞪大了。而女孩也应是看清了小刘，反而挣扎得更厉害了，像一只被剪断了翅膀的苍蝇，似乎抱着比刚才投水更大的决心来反抗小刘，要摆脱小刘胳膊的束缚。小刘手忙脚乱，无法控

牢女孩使其镇静下来。小刘觉得自己是在违背女孩的自由意志，要去剥夺她的行动自由，不像施救者，倒像是施暴者。不到两分钟，他便感觉体力不支了。

湖面上水花翻腾，湖岸上已聚了十多个人，可就没人下去帮忙。老吴看出他们脸上的焦急多于漠然，他相信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旱鸭子，只能继续大喊：“有会水的吗？赶快救人啊！”树丛中飞马奔出两个穿深蓝制服的男人，应是公园里的保安，他们快速下水，划到女孩身边，每人各夹一条胳膊顺利上了岸。女孩在与小刘的搏斗中已经耗尽了气力，被拖到堤岸的石砖上时，软塌塌、湿乎乎，像一块被随手扔到桌上的抹布。小刘也手脚并用爬上了岸，躺在老吴身边喝喝直喘。

“亏了有你，要不她就完了。”老吴将自己的夹克披在小刘背上。

“没有我……她能更好。”小刘大口喘息着。

“怎么，认识？真是熟人？”老吴望了眼不远处躺在地上的女孩，脸上全是水珠，也不知是粘上的多，还是流下的多。两个保安正蹲在她身边，说着话。

“两年多前处过一段。”小刘觉得加个“多”字很有必要。

“就是她啊，看着还不错。”老吴很客观地点点头。

“早就没感觉了，纯是为救人。”尽管身体疲惫、鼻腔充水，但小刘敏锐地嗅到危机的气息。

“换作我，我也会下水的，正常。”老吴很通情达理地安慰，“可要是老太太我就不会救了，她们就会家里家外的给老头添麻烦。还跳湖，哪有这么懂事的老太太啊。”

一个浑身湿漉漉的保安走过来，前襟敞开着，露出黑黝黝的胸腹，像刚从水里升出的寻海夜叉。他看小刘没事，就放心了，指着身后说：“和男朋友闹矛盾，又喝点酒，就来这了。我们一会儿带她去附近派出所，再劝劝。”

“她这岁数，估摸也不会有别的事。”老吴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撇撇嘴。

小刘又休息了一阵儿，便和老吴收拾渔具往回走。

“你说她怎么就专挑你钓鱼的地方跳呢？”老吴问。

“这里有水吧。”

“当初因为什么分的？”

“嫌我成天不动，钓鱼，像个糟老头。”

老吴先一愣，又满意地点点头：“你先回去洗个澡、换套衣服吧，别让小丽多想了。”

堤上的柳丝在风中荡来荡去，柔得如少女的腰肢。湖面平静如初，在斜阳下泛着片片红黄光泽，像一尾金色的大鲤鱼。